

缅怀耿牧师，心中永远的好牧师，永远想念您！

我的感恩见证（再次转发）

在写这篇见证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恩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样，借助自己的眼睛，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恩之言，用自己的眼睛正常地工作和生活，是主耶稣给我的莫大的恩典，我要感谢讚美祂。

我的感恩见证

在写这篇见证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恩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样，借助自己的眼睛，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恩之言，用自己的眼睛正常地工作和生活，是主耶稣给我的莫大的恩典，我要感谢讚美祂。

二〇〇六年二月五日星期天上午，和往常一样我和妈妈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学。下午回家後不久，就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头很痛，双眼的视力模糊，只感到坐立不安。想去看医生，可是星期天没有门诊。挂急诊吧，心裏也犹豫，急诊医生通常不会仔细会诊，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怕真有什么問題反倒被耽误了。还是忍一忍，等星期一再說吧。可是身体不适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，反而加重了。我心裏一阵阵恐慌，不断呼求主，默默祷告求主帮助保护。

次日一早预约顺利，8:40 就安排医生替我检查。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开车送我去医院。妈妈当时大病初愈，身体还十分软弱，可是她不放心，也要陪着我一起去。朋友在离诊所最近的地方把我们放下车。当时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，自己一人不胜行走，身体几乎完全靠在妈妈身上，勉强拖行。妈妈支着拐杖，载负着我的重量吃力地行走。朋友望着我们渐渐远去的身影，为我们捏了一把汗。

妈妈好不容易把我拖到诊所，我们没等多久就被叫入诊疗室。根据我的癢状医生认为问题出在眼睛，他即刻去电与眼科医生联系，要求立即诊疗。感谢神，让医生一开始就注意到我的眼睛，并做出准确的判断。我当时的主要症状并不是眼睛，而是头痛，经验不够的医生很可能会忽略一些次要的症状，而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头痛的方面，因而判断错误。人的眼睛十分孱弱，若不及时治疗，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失明。由於初步的判断准确，我才有机会立即接受眼科医生的全面检查。单凭这一点，神的恩典就显明了。是祂救了我。

眼科医生检查後发现我的眼压很高，右眼更甚，情况危急，初步诊断为急性青光眼。如果眼压持续居高不下，短至几个小时之内，眼睛就有失明的危险。为避免手术，医生赶紧用药为我降眼

压，又用雷射（激光）为我做了初步治疗。可惜我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，手术治疗已经避免不了了。

正在愁容满面、不知如何把握的时候，护士进来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的牧师在外面等着呢。”牧师？不会吧。教会没有人知道我病了，更没有人知道我来医院看病，牧师怎么会来？妈妈替我回答护士说：“一定是搞错了。”护士出去看了之后又回来，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他说他确实确实是你们的牧师。”果然不错，耿牧师进来了。原来朋友送走我们之后，心裏着急，怕我们支撑不住，就给耿牧师打了电话。朋友并不清楚我们在哪栋楼，更不知道我们在哪个诊疗室。可是，耿牧师还是把我们找到了。

耿牧师踏进诊疗室时，正是医生忙了一整天，用了各种方法想避开手术却一无果效，决定让我留院，次日清晨接受手术治疗的时候。当时妈妈和我，我们俩心裏很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耿牧师的到来，就好像 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差来了安慰师。他为我祷告，把 神的安慰和平安带到我心裏。那一刻，有了 神的同在，我不再惧怕，不再担忧。

我知道耿牧师很忙，那天住在 **Anaheim Hills** 的一位姊妹家中有火警，耿牧师正需要通知教会的关怀小组为此代祷，他却分身来医院看望我了。在百忙中，还为我妈妈回家休息作了安排，让元亨弟兄来医院把妈妈接回家。而明珊姐妹还特地交待，要元亨弟兄把妈妈先送去他们家，让她吃了饭才回家。牧师和元亨夫妇的爱心深深感动了我。

那天晚上我被送入病房。 神的安排非常奇妙，那组病房恰好是我以前工作过的病房。由於这层关系，晚班护士对我照顾得非常好，悉心为我滴眼药水。感谢 神，我心裏一直有平安，晚上睡得很好。每每醒来就不住地祷告，求 神医治。

手术被安排在第二天清早七点。耿牧师凌晨四点去韩国教会晨祷之后，就风尘仆仆赶在我手术之前来看望我，并为我祷告。他还护送我去手术等候室，手术完了之后，又来手术恢复室看望我。这时候我知道，因着耿牧师的缘故，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在为我祷告了。

我家成员简单，哥、嫂住得较远，照应不到。可是在我手术恢复期间，我突然觉得在主内我有那麽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身边。他们的代祷和电话慰问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**Frank** 和 **Iris** 在我出院的当天，下了班就直接来看我了。**Kelly** 和 **杨衡** 也来看我，**Kelly** 还常来电话，详细了解我的病情。**Sharon** 的鸡汤和补品、耿伯母的肥肥大大的枸杞、文薇带来的菜和包子等都寄托了弟兄姊妹对我的关爱。**Laura** 在与主日学学员的 **email** 沟通中时常提到我，要大家为我眼睛的恢复代祷。弟兄姊妹的关爱和鼓励，把 神的爱直接送到我身边，使我倍感主内爱的温暖。

我知道一切的恩典和奇妙的安排都是出於 神。没有 神的带领，使我得到及时的治疗、及时的康复，我可能已经失明了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对 神的感恩。我把一切荣耀都归于全能的 神。

王耐雪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

二〇〇六年二月五日星期天上午，和往常一样我和妈妈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学。下午回家後不久，就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头很痛，双眼的视力模糊，只感到坐立不安。想去看医生，可是星期天没有门诊。挂急诊吧，心裏也犹豫，急诊医生通常不会仔细会诊，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怕真有什麼问题反倒被耽误了。还是忍一忍，等星期一再说吧。可是身体不适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，反而加重了。我心裏一阵阵恐慌，不断呼求主，默默祷告求主帮助保护。

次日一早预约顺利，8:40 就安排医生替我检查。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开车送我去医院。妈妈当时大病初愈，身体还十分软弱，可是她不放心，也要陪着我一起去。朋友在离诊所最近的地方把我们放下车。当时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，自己一人不胜行走，身体几乎完全靠在妈妈身上，勉强拖行。妈妈支着拐杖，载负着我的重量吃力地行走。朋友望着我们渐渐远去的身影，为我们捏了一把汗。

妈妈好不容易把我拖到诊所，我们没等多久就被叫入诊疗室。根据我的癥状医生认为问题出在眼睛，他即刻去电与眼科医生联系，要求立即诊疗。感谢 神，让医生一开始就注意到我的眼睛，并做出准确的判断。我当时的主要症状并不是眼睛，而是头痛，经验不够的医生很可能会忽略一些次要的症状，而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头痛的方面，因而判断错误。人的眼睛十分孱弱，若不及时治疗，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失明。由於初步的判断准确，我才有机会立即接受眼科医生的全面检查。单凭这一点，神的恩典就显明了。是 祂救了我。

眼科医生检查後发现我的眼压很高，右眼更甚，情况危急，初步诊断为急性青光眼。如果眼压持续居高不下，短至几个小时之内，眼睛就有失明的危险。为避免手术，医生赶紧用药为我降眼压，又用雷射（激光）为我做了初步治疗。可惜我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，手术治疗已经避免不了了。

正在愁容满面、不知如何把握的时候，护士进来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的牧师在外面等着呢。”牧师？不会吧。教会没有人知道我病了，更没有人知道我来医院看病，牧师怎么会来？妈妈替我回答护士说：“一定是搞错了。”护士出去看了之後又回来，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他说他确实确实是你们的牧师。”果然不错，耿牧师进来了。原来朋友送走我们之後，心裏着急，怕我们支撑不住，就给耿牧师打了电话。朋友并不清楚我们在哪栋楼，更不知道我们在哪个诊疗室。可是，耿牧师还是把我们找到了。

耿牧师踏进诊疗室时，正是医生忙了一整天，用了各种方法想避开手术却一无果效，决定让我留院，次日清晨接受手术治疗的时候。当时妈妈和我，我们俩心裏很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耿牧师的到来，就好像 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差来了安慰师。他为我祷告，把 神的安慰和平安带到我心裏。那一刻，有了 神的同在，我不再惧怕，不再担忧。

我知道耿牧师很忙，那天住在 **Anaheim Hills** 的一位姊妹家中有火警，耿牧师正需要通知教会的关怀小组爲此代祷，他却分身来医院看望我了。在百忙中，还为我妈妈回家休息作了安排，让元亨弟兄来医院把妈妈接回家。而明珊姐妹还特地交待，要元亨弟兄把妈妈先送去他们家，让她吃了饭才回家。牧师和元亨夫妇的爱心深深感动了我。

那天晚上我被送入病房。 神的安排非常奇妙，那组病房恰好是我以前工作过的病房。由於这层关係，晚班护士对我照顾得非常好，悉心为我滴眼药水。感谢 神，我心裏一直有平安，晚上睡得很好。每每醒来就不住地祷告，求 神医治。

手术被安排在第二天清早七点。耿牧师凌晨四点去韩国教会晨祷之後，就风尘仆仆赶在我手术之前来看望我，并为我祷告。他还护送我去手术等候室，手术完了之後，又来手术恢复室看望我。这时候我知道，因着耿牧师的缘故，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在为我祷告了。

我家成员简单，当时哥、嫂住得较远，照应不到。可是在我手术恢复期间，我突然觉得在主内我有那麽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身边。他们的代祷和电话慰问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**Frank** 和 **Iris** 在我出院的当天，下了班就直接来看我了。**Kelly** 和 **杨衡** 也来看我，**Kelly** 还常来电话，详细了解我的病情。**Sharon** 的鸡汤和补品、耿伯母的肥肥大大的枸杞、文薇带来的菜和包子等都寄托了弟兄姊妹对我的关爱。**Laura** 在与主日学学员的 **email** 沟通中时常提到我，要大家为我眼睛的恢复代祷。弟兄姊妹的关爱和鼓励，把 神的爱直接送到我身边，使我倍感主内爱的温暖。

我知道一切的恩典和奇妙的安排都是出於 神。没有 神的带领，使我得到及时的治疗、及时的康复，我可能已经失明了。今天我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对 神的感恩。我把一切荣耀都归于全能的 神。

王耐雪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